則堂集

三

則堂集卷一　　　　宋　家鉉翁　撰

塑夫子像記

[illegible]文[illegible]君[illegible]者[illegible]意修不求聞達往往隱於
工商[illegible]之與[illegible]其[illegible]夜書史暇則相與聚處講
於[illegible]氣象謁於有儒生之[illegible]王潤卿其人也潤卿工
鉅邑有興學校像吾先

聖賢者必得潤卿爲之士論乃愜蓋其志慮端慤有以取重於人異乎俗工汲汲趨利者矣吾嘗觀於浮屠老子之宮棟宇翬飛金碧焜燿梓人程其技工人炫其能莫不盛光景飾奇怪使觀者動心駭目爭投金錢粟帛於地以此累貲肥身聯騎結駟而鼎食者多矣而潤卿窮年猶像吾先聖賢以爲事動循規制不事靡麗不求贏餘非夫中有所存豈能若此充潤卿之此心可以求道於藝乎何有哉昔者洙泗之上門人高弟朝夕侍夫

子函丈不惟質疑問難以求片言之益而於聖人容色
動作審視而謹記之不違絲毫良以道德氣象隨事著
見譬之元氣之運流行宇宙間固不可以有跡窺然不
覲天體之高明地體之博厚日星之運行寒暑之推遷
何以識造化之妙乎子藝於斯肖聖人之容儀服采像
亞聖大賢諸子峩冠盛服列侍左右幾年於茲矣當其
用志專一肅乎如有見於其位瞠乎若摳衣趨隅從於
門人戶屨之列義理之心油然而生有莫知其然而然

者加以存養之功庶幾近道夫豈與衆工論錙銖較優
劣乎子其勉之

澄鑑說

人有老而觀書忘倦者或問之曰子目力疲乎曰否觀
書以心不以目人有衰而作字彌勁者或問之曰子筆
力勞乎曰否作字在心不在筆心者神明之舍目之視
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皆受命於此心者也心不在焉
視之而不見書之而不能工動作起居皆放紛而無其

紀是故窮理者必澄其源游藝者必正其本此學問之道隨事而見者也真定史國卿以風鑒之術遊士大夫間而於繪事亦能造寫生之妙求余為下一轉語持以謁當路者余語之曰善風鑒觀書法也善繪事作字法也吾於二事每求之於心得之於手應之於目爾於二藝亦嘗求之於心否乎收視斂聽於目力未用之先則人之形色可得而知矣沈思周觀於筆力未施之頃則物之情狀可得而傳矣是之謂澄源正本乃書澄鑑二

字以贈之鑑乎鑑乎其定而能應者乎

德昭字說

余始來瀛僦居中城與郭君舜元為隣壁遂定文字之交見其子焉年方齠齔挈提左右頭角嶄然余固以異之長而敏慧日誦數千言皆能得其吉趣進進不已遠到未可量也比加冠命名曰晉俾余為之字之余取晉之大象君子自昭明德之義字之曰德昭而為之說晉之象離明出乎地上漸升乎天衢中而為晝皆本體自

然之明也君子觀晉之象而自昭其本有之明故曰自昭明德大學之明明德晉之自昭明德其義一也人負陰抱陽鍾五行之秀有諸已無待乎外者此德也緼之吾心虛靈不昧達之於事泛應曲當動與理會此德之明也是明也固厥初之賦與賢愚之同德而人之聞道有早晩之異其用功於學有勤惰之不齊故其事物相接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不能純乎天理有時而汨於物欲之累如離明麗乎太空容光必照一為陰翳

所薄其明不能無虧迨夫翳去明見本體之虛靈未嘗一息間也君子自昭其明亦不過克去物欲之累復還本體之真愨凈理明吾之得諸天而有諸已者固自若也夫子既著其義於易之晉曾子復於大學而詳言之大學之明德晉之自昭聖人喫緊為人欲其求諸已無待乎外也我之德而我自昭之是之謂自昭余以德昭有受道之資故以是為告然余所期於德昭者又有在也晉之為卦諸侯承君之象也故其彖曰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康侯者康國之侯也惟其有自昭之明是以膺三接之寵然則晉之三接以明合明夫豈自外至者哉德昭其勉之

公度字說

友人李景山之猶子幼名九將冠景山為其孤也不忍更其名乃因其舊名而命之曰九疇字之曰公度俾余為之發所以名之義余曰美哉子之為是名也天地之初陰陽之始惟九而已河龍負圖五居中而成九上古

聖人因之畫易象數之原也其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五皇極居中八者環之於外而成九愚意中古聖人因河圖之九而成範以垂法於後代漢儒以為洛書非也蓋疇之為九乃天地民物自然之範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要莫不在是八者環處於外皇極居中以統之皇極者大中之道也自君身以至諸侯卿大夫士下及庶民尊卑殊途而共由乎皇極之中為其大也而名之曰皇以其中也而揭之為極蓋自堯舜禹授受以來歷

夏商周聖聖相授者此一中也天下事物至中而止故
名之曰極近世大儒不取孔安國之說以皇為君以極
為至極之標準謂極乃在中之義不可指以為中余深
味經旨舊說未為害義而新說非之過矣蓋極者中之
位也位之所在即中之所存事至中而止是之謂極捨
中而言標準則所謂標準者寧可有過不及之差乎蓋
八疇列居四方四隅而皇極居中如輪之有轂以其位
而轂當為中轂既居中則中之所在乃極之所止即四

方四隅面内之中也極不為中則為過高過大之名又豈足為萬事萬物之標凖乎景山字其姪曰公度者日用躬行隨時隨事之則亦積九之所成學者茍有志於中其必循度而進度之所在即中之所存疇雖有精粗大小之殊至於度則無所不齊至於齊則無所不中此皇極居中而統八疇之説也或曰疇有九而以五福終之其義何居乎五行五事疇所以首也五行天所以賦乎我也五事人所以修乎天也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

必從思必睿五者皆中其度而不忒則隨事皆中無有偏頗而五福之應隨之矣五福蓋範內之福由中而來非自外至者也書所謂自作元命詩所謂自求多福劉子曰人受中以生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其命皆此義也余願公度率爾伯父之誨言被服禮義學問詩書惟度之循而福與中會遠到其可量哉冠禮之祝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以介景福願為公度誦之

誠甫字説

中山古文物之邦名儒碩德軌轍相望後進彬然好學見稱於時張君誠甫其人也名德信與余相會燕京求余發揚命字之義余曰子知信而誠在是矣夫仁義禮智是為四端仁得信實其為仁義得信實其為義禮得信實其為禮智得信實其為智必實而後能成其德故陰陽之有五行木火金水必得土而後能成其為用天一生水得土而為冬其數六地二生火得土而為夏其

數七天三生木得土而爲春其數八地四生金得土而
爲秋其數九此陰陽五行之理而仁義禮智必得信而
後能成其爲德此天道之自然也子之嚴君命子之名
蓋本於此師之命字迺所以終成其義而術家謂土寄
旺四季非寄旺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而聖人之事
也思誠者擇善固執之者也夫誠未易言也而思誠者
迺學道君子所當勉也信所以爲思誠地也擇善而固

執之吾子之所當務也擇善之要惟信而已先儒嘗謂信之一字自不妄語入朝思夕思擇善而固執之隨事皆信廼所以思誠也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必孳孳乎用力於信然後有以誠乎本然固有之德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如是而為禮如是而為智皆以信而實之信在是則誠在是矣擇善而固執廼思誠之大端誠甫其勉焉

景賢字說

趙君景賢求余發明字義余曰子之師命子以字豈無意乎景賢曰某名從智父命之也師語之曰智有二良心善性與生俱生清明內存事至能應此賢人君子之智也機巧辯給逐物而遷此衆人之智也爾當從賢人君子之智勿墮衆人之智字之曰景賢以是故爾余曰子之師所以命子者盡之矣余復何云然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夫所謂德者天所以與我我之受于天而有諸己者也然是德也合而言之爲明德別而言之則爲

四端仁也義也禮也智也而智者又所以知夫三者自
明其明而有諸已也者是其為德賢者與衆人同得于
天惟賢者能循其性分之固有而加之以學問充拓之
功衆人有不能然是故傳之首章援康誥之克明德太
甲之顧諟明命帝典之克明俊德而蔽以一言曰皆自
明也明明其性分之本有不假外求夫是之謂自明學問
之道亦自明其明而已矣自余來瀛今八九年士之志
學而向道者辱從之遊余亦因是不廢其講習之益景

賢端愿謹恪業其所業不汲汲於外騖余是以識其為
受道之器茲因發明字義而以大學之自明者為告景
賢則扣余以自明之要余惟格物而致知予曾子所以
述聖師之意而垂訓於後自明之要也人之此心虛靈
瑩徹萬善畢備是所謂本然之明也然非即事即物孳
孳焉究極其理之所存則本然之明有時而湮汩所知
不遠何以能自明其明而盡吾心體之用乎或曰物物
而格之將不為玩物喪志者乎曰否此格之以其理理

在我知在我物至而格之以盡吾心之用非求之於外也先儒謂讀書為格物之事余謂窮經所以窮理理窮而物無不格矣士篤志於道及年歲之未邁率以之三載日力而通一經積二十之久諸經皆通天下義理觸處洞然吾之知有不致乎易之晉聖人於其象而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易之自昭即大學之自明自之一字最聖賢喫緊為後人處余為子扁書齋曰自明勉之哉

晉齋說

學問之道所貴乎見善之明也用心之剛也見善明知之事也用心剛行之事也二者相須而相為用去一非學也在易大壯之後繼之以晉既盛壯則必進物無壯而終止之理也故夫子於壯之大象而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言學者用心之必剛也于晉之大象而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言學者見善之必明也然用心之剛者其見善必明見善之明者其用

心亦必剛聖人于序卦著學問之道學者讀易之晉而原其明之所自來必由于壯不惟知之又有以行之不惟行之知之惟恐其有未盡二卦所以相為繼也韓君子升余久要之朋也篤學而好修沈静而有立比年以來歲治一經每經皆能諦詳其義手不釋卷志不外馳實為受道之器以晉齋名其讀書之室求余為發其義余甞傳易釋卦義子升既見之矣余今所以告子升者不惟昭晉之明兼有取于大壯之剛為學問之道凡見善

之明者由用心之剛者也夫雷行天上與明出地上以其象而言其義固各有所在然壯之必明明之必壯實相須而相為用者也天左旋一日一周大明與天俱旋亦一日一周惟其壯盛健行是以明麗乎上洪纖高下靡不畢照以學而言知之者於行行之者於知實非二事也昔顏子問克己之目夫子告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與壯之大象其旨實同顏子勇于自克無復留難他時洞見道體卓然如有所立端自夫用心之剛有

以臻之曾子于大學篇首而著其義曰在明明德又引書以為之證曰皆自明也與晉之大象義實相符曾子自明其德用功懇到他時優入聖域親傳道統千載之緒實見善之明有以致之顏曾二子之學其皆有得于易乎子升用晉名齋蓋有志于自昭其明者也吾必告之以明剛相須之義蓋以子升孳孳講習每在于易故以余平日所常言者而重為之言非子升不以是為告也或曰卦下之辭有取於康侯而不及學問之道何哉

文王所言者易之用也夫子所言者易之學也即象以
明義初無以大相遠盖侯之言康為坤體故也學者篤
志於道靜厚而專一亦道中之侯自康濟其一身者也
錫馬蕃庶表其行之無疆也晝日三接表其明之不息
也學者進道日新又新亦猶康侯之蒙寵膺錫皆道內
所宜有初不待得之于外而後為榮也孟子謂修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然則蕃庶之錫三接之寵皆天爵中事
吾于子升有望焉

約齋說

余始北來從搢紳諸公問河洛道學之傳今有人乎皆曰魯齋許公師道之所存也其學宗二程先生務内而近實北方學者莫或先也余以使事有旨不得往見已而自燕從瀛公歸老覃懷之下頗識其門人高弟言論典刑森然具有師法私竊自念光岳中分百有餘年而道學一線之緒至今猶有存者豈非天乎而及門之士又皆勉自樹建尊聞行知以不墜其師之付託是可尚

矣靳君士約從於戶屨之後有年于茲方在弱冠公字之曰士約因以名其齋有取務實近本之意士約俾余為之記之以發揚魯齋示訓之深旨余惟聖門平日教人於約之一字每亟言焉有矯時俗之偏尚而示之以約者里仁篇所言是也至論道學之全體言博必反之於約言約必先之以博二者不偏廢也蓋斯道之大一本而萬殊也萬殊而一致也大而三綱五常微而百行萬善詩書易禮之教性命道德之原以至登降揖讓之

節應對進退之事凡見之日用躬行何莫非道體之著形不窮之致之無以探其原不講之習之無以詣其極是故學問之道必先之以博所以博天下之義理而會之於此一心也既博之而反之於約所以融天下之義理而貫之於此一心也顏子之約禮復之之事也曾子之守約守之之事也子夏早年與於文學之科至晚歲語人有所自得乃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志之篤思之近非斂其博而就之於約乎子貢早年與於言語

之科至中歲以後夫子所以告之者直欲其棄去多識之舊聞勉希聖學之一貫不以其既多者之為尚欲其反之於約也如人將營居室致材于山楩柟豫章尚可以為吾室之用者吾致之惟恐或遺所以博之也既得其材則規矩而方圓之準繩而平直之為梁為楹為桷為榱小大各適其用合而成室所以為約也是道也博之固難約之尤為不易約之乃所以成之也余嘗與士約邂逅古瀛館中見其言論溫雅動作有則心固異之

已而聞之於人則知其師友淵源厥有自來涵養成就非一日矣吾復何以為告然念理義無窮心體廣大博之有要約之有程其要其程不在乎他在乎主敬而已矣是故主約者主乎敬者也主敬者主乎一者也顔曾賜商造道雖有淺深而所得於聖門者在是吾意子之師魯齋所以拳拳屬望於子者亦惟在是請以主敬二字伸許公不盡之意乃書以復之

志堂說

余弟祖仁甫篤學好詩合毛鄭以來諸儒訓說而為之折衷扁讀書室曰志堂取義在虞書其用志於詩久之矣精之矣書來乃更欲余發揚其義附於平舟翁題扁之下祖仁求道之志老而彌礭余憂患摧折學殖荒落不能有所發也然昔日讀詩深有味於詩序在心為志之旨以為在心之志乃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之端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聖賢學問每致謹乎此故曰在心為志若夫動而見於言行而見於事則志之發見於外者

非所謂在心之志也是以夫子他日語門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之思在心之志皆端本於未發之際存誠於幾微之間迨夫情動而言形為雅為頌為風為賦為比為興皆思之所發志之所存心之精神實在於是非外襲而取之也序詩者即心而言志其詩之源乎本志而言情情其詩之派乎自心而志由情而詩有本而末不汨不迂蓋門人高弟親得之聖師而述之於序非後儒所能到也是道豈惟詩聖賢乎

日講貫每於此而拳拳焉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逐乎外而不由其本者也孟子辭而闢之爲之說曰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毋暴其氣反復詳說大
率以持志爲學問據依之地志足以馭氣動容貌正顔
色出辭氣何莫非天理之著形是固心學而曰勿求於
心豈非失之遠乎詩人之詩所以嗟歎詠歌不知手之
舞足之蹈亦由氣統乎志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非由
外也是故善觀詩者觀其辭之洋溢暢達而知其氣之

充周觀其辭之雅正溫純而知其氣之安定觀其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而知其氣之循軌而有節由
學問操存有以主乎其内也詩序孟子其相為發明歟
或語余曰若子所言志一而已其發也乃有多歧之異
何哉曰志乎道德者在心之志也伊傅周召顔曾思輿
隱見不同而其志乎道德則無不同也彼志乎功名志
乎富貴則管晏申商之所謂志中無所守淪而入於他
歧者也所貴在心之志操之而存如水之有本自源徂

流行地萬里一本而已溢而為潢汙別而為溝瀆是豈水之正哉余昔與祖仁俱侍先君周遊四方過庭講習一在義理每見祖仁讀書多密察之功遇事有素定之晝嘗期之以前輩事業而余也迂拙自信恪守繩尺之外無他中年因讀禮采內則名篇之義命堂曰則嘗語祖仁我則其則子志其志持是自見於世何行而不可乎自爾以來沈埋州縣垂四十年晚歲有位於朝大厦告傾棟折楹摧非一木可支余以國事見驅而北祖仁

避地入閩别去八九年窮困百罹未嘗一日廢書也比聞祖仁更用功于易著論成編余自燕以來瀛卒春秋舊業成集傳三十卷以為春秋者聖人見志之書易為天下事物之凖志之所至則亦至焉則之所止志亦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何志而非則之所存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何則而非志之所在吾兄弟雖衰邁日侵不復有意當世猶能以既老之識從事於經尚庶幾託聖言以垂不朽乎昔坡頴弟兄感夜沐風

雨而興會合不偶之悲今吾與祖仁南北相望萬里寒飢疾憊之弗恤而汲汲於道惟恐失之是固常情所迂而吾徒暮年捨此復何所事乎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自今益知所以自勉乃書此復于祖仁甲申正望某書於古瀛歸潔道院

心齋說

余丱角時受學於梁山賈齊鄉先生不以余為童稚未有知每為具道心性命之大指且曰學問之道能自有

所得夫然後自信而無所疑未能自有所得而信他人之言以為自己之得徒學也余具記其語不敢忘自是以來周遊四方請益於當世大老派係之自武夷出者雖誨誘諄諄不倦而余猶有疑也獨於梁山先生在宿昔所言涵泳省索由少而壯而老服膺弗失雖不敢自以為有所得而篤信之無所疑也歲在癸亥余年半百始定學問之指歸著心原性原春秋易綱領以述其中欲言者獨與子姪講之家庭亦有賓朋久要時時相過

辨訛訂惑於義理大端始而知所疑中而釋所疑最後
渙然粗若有省每自念梁山先生所言自得而自信者
庶幾在是乎方將加以静存之功益求其所未至會國
有大難余坐抗議不撓牽聯北行留滞積年舊業頓荒
故交盡隔巳乃自燕徙瀛地近中原士有志於道者不
鄙而辱臨之於是記憶舊聞勉揩病目手萃成編相與
共學李君茂實是邦之秀也從余最久於余平日言論
叩顛末窮幽渺辨質不嫌十反必求無所底滞而後釋

蓋以學為嗜者也余衰老日益甚詎意飄流異方乃得見此美才英質篤信内守而不悖如茂實者其進於道豈可量哉余孤陋寡聞不能有益於君而拳拳愛助不能自已乃出其二十年間心性命之業見諸論難而有成說者手以授君而重為之言曰夫心非身外物也天所以與我我之得於天而有諸已者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之以其心也存之而存正之而正養之而定貫之而一融之而妙是之謂心學心之外無他學也易

六十四卦彖象繫辭文言聖人心法之見於經者也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聖人心法之見於事者也後
儒以卜筮而求易以史傳紀載而求春秋此最說經之
大弊余嘗著春秋傳繫辭文言解義務革除二弊以昭
聖人心術之精微茂實於余之春秋既信之而不疑於
余易解義猶未覩其全會當以此為告葢窮經者心聖
人之心者也於易春秋而知聖人心法之所在則道之
全體大用可得而知矣是之謂心學心之外無他學也

吾師嘗有言心如明鑑懸空有象畢照而蝕之者有三辭章綺麗而好之一蝕也外物紛華惑而入之二蝕也異端末流以空虛為至道慕而悅之三蝕也遠彼三蝕保此一真心在是矣心在是則道在是矣乃書心齋二字遺君致余期望遠大之意云茂實勉之

稽古齋說

高陽陰振之以稽古名齋余過而問焉曰士莫不以稽古為尚而志之所趨有弗同也志功名者稽其成志學

問者稽其程志典章文物議論政事者稽其已往之廢興大率考古訂今求為有用非以獨善此身也子亦有志于此乎振之耆然而笑曰吾隱者也奚用之可致吾授徒于鄉冠者童子從吾遊常數百人朝夕所稽皆六藝之言與夫訓詁傳注之辭諸生有問依古為對其非古者有未暇言也少嘗治易以分著布卦為事人有以是來扣據經而答其非經者有不能知也吾所謂稽古如是而已矣嘗聞漢儒有受寵王庭退而陳其車服之

美自矜耀以為稽古之力者吾淺之而不敢慕也余聞君言矍叟而作曰予立志如此異乎人之為稽古矣然顧有以告夫古一也而有中古焉有上古焉泝洙泗而上迄於夏商之世是為中古泝堯舜而上迄於軒羲之世是為上古道之大原由是而出至於今幾萬年學士大夫所為稽古此而已然而上古之上復有古焉非書傳之所紀無語言文字之可稽則所謂義理之原先天地而生者也宇宙之初人物之始書雖未形理則已具迨

夫河龍負圖洛龜出書陰陽分而五行列易於是乎有象易之有象以圖書而為古者也圖之九書之十以太極而為古者也冲漠無朕者太極之本體而陰陽五行之理之象實具於其間古之上復有古此易之原也子分蓍布卦因變以求易後天學也即象數之可稽者而原易理之所從來則先天之學畫前易也萬殊而一理也萬古而一心也千萬人而一致也即心以悟易即易以求道由後天而窺先天之蘊即有象而悟無象之奧則

古之上復有古所謂易理之原者可得而知矣振之明於易有靜守之功筮雖奇中而志存學古不以是名家也故吾樂以先天畫前之易為君告是所謂稽古之能事余與君皆當勉焉

勉堂說

由典謨而後君臣交相警戒惟一懋字懋所以勉也自洙泗以來聖賢所以啟廸後進作成人材惟一勉字勉所以懋也懋之義大矣勉之義精矣帝王之世非有怠

於事者孜孜警告惟曰懋哉聖人之門非有惰於學者
而諄諄訓飭惟曰勉哉懋從心欲其篤志而無怠也勉
從力欲其自力而罔懈也懋與怠勉與懈常相為對出
乎此則入乎彼是以帝王聖賢以是為訓告之先務欲
人之無怠於事勉進於學也夫子於乾之大象而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義又益大益精矣天運於上
日月星辰繫焉或一日而一周或一月而一周或一歲
或累歲而一周運行有常晷刻無爽春秋冬夏相為循

環者大化生生不息之功也學者學為聖人自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充而至耳順心從之境亦自强不息而已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自强所以不息也或曰勉强而行乃困知之事天分高明者無待於勉是不然學道以力行為貴知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力惰於自勉者也顏子亞聖也其喟然之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嘆聖道之大而難攀也又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則勉强力行必期於得而不能自已也故

三千之徒聖人獨許顏子以好學惟其好之也篤而後
求之也勤勉之也至是知一勉之功乃聖賢所以自强
不息也平陽鄭君通甫久客古瀛一日來訪以易經大
綱領爲問余知其篤學好修將以予之所學從君商確
焉曾未幾日通甫忽以省親告歸乃曰昔常稟學於鄉
曲老先生以勉堂二字題其讀書處願公爲我發揚其
義余語之曰子扣我以易吾將有以告子而子乃動歸
歟之興吾今欲爲子勉舍讀易之外他無以爲言矣夫

易性命道徳之藴四聖所傳此心而已此道而已後儒斵之以卜筮雜之以術數蠧乎易者也余所著綱領子既見之願加以玩索之功苟有疑焉還以砭我吾與君以易道相勉不亦善乎然則是勉也吾與君共之遂書以為贈

恕齋說

人受中以生其本心之所以根柢萬善而希聖希賢者曰仁而已仁道至大未易名言而恕之一字則聖門平

曰教人以求仁之方由恕而仁塗轍正大脈理融徹用
功之久而仁在是矣子貢嘗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之為言遏絕私
欲不使有萌則恕之在我日以充而仁不遠矣他日子
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則
告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葢子貢自以為有得於仁而
夫子惟許之以恕所以勉其進而幾乎仁也蘆川李君
資夫鄉之德人余在瀛久稔其高譽而未及識也一日

則去仁於是乎始遠矣譬之涉千里之途仁則其所欲止之處恕則通都大達由之必可以至於仁然非識之精行之力則是途也雖車轍所必由有時而榛塞將滯礙而不得通何者私欲為之蔽由乎恕而未及乎仁也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而言强見其用力之難勉勉朝夕然後能至於所止余昔所聞於師而用力於恕者敬題於諸賢之後幸有以教之

篤信齋說

交友之道以信義為本信義著於平居暇日人皆可能也至於處患難臨死生而義形於色信著於事若金石之弗渝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不可望於薄俗也予周遊海内歲行五周所與締交數千百人就其中相從之久相知之深殆不十數平居無事握手論心期歲寒不忍負及余身履患難之境十更寒暑困苦千狀莫有能走一乘之使存問生死少見朋友之誼者況望其如巢元修徒步海南謁二蘇公冐瘴癘瀕九死而不顧者乎

余在瀛追想前事毎歎風俗薄惡友誼凋喪遽至於是然亦自咎其取友之非其人也或謂余曰吾里則異於是有殷君玉者篤厚尚義有古人之風其友張生歿無以為葬君為之葬既葬其妻改適有子幼稺依君以食俄而以疾失明君撫之曰汝不天喪爾明他年壯大何以奉承祭祀供給歲時殆將為溝中之瘠乎吾為爾憂之不能置也乃為之辦束脩禮使之從河間劉巨川學易占久而盡得其業遊行閭里卜者競趨家事復振如

厥父存時殷君乃釋然自喜曰吾今而後無愧吾亡友於地下矣若君者豈不足以愧薄俗之棄義者乎豈非行人之所難乎相與嗟賞不能已時猶未識君也居久之君來見則粹然一儒生坐語良久又知其通詩書論語孟子閉戸自飭有年矣然後知殷君所以能篤朋友之誼自平日講習中來古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又曰使死者復生而生者無愧於死者夫然後不食其言若殷君可謂不食其言矣充君之信以是求道如乘駟

乘行千里之險輗軏既具何行而不達乎尚勉之哉乃書篤信二字以遺之

實齋說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以為性者一實理也聖人因性中固有之善而修之以為教仁義禮智之大端君臣父子之大倫皆實理之得於天者也士君子踐聖賢之言學其所學事其所事由格物致知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皆實理之修於身實

學之致於用者有此實則必有此效豈空言哉吾夫子生知而天縱其示人以為學之漸次必曰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以至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步步踐實以造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正欲後人向實地上漸次而進如九層之臺自下而上以有實地以為之基也外乎實則皆虛也巵言𡢃貌飾虛美以炫外也錦心繡口崇虛觀以諧俗也綺言簧辭駕虛辯以茍同也為文不根乎義理造句不本乎風雅則晉宋之雕鏤晩唐之妖麗巧則巧

矣工則工矣皆浮偽之為文反乎實者也故君子必踐實之為貴余來古瀛十二禩矣士之篤學好修者粗皆識之而李君積中則有志於踐實者也嘗過余共談終日亹亹不離乎道退又率其同志就鄉先生講說雖隆冬盛寒至夜分乃散此其為學之實也自其高祖以來子孫義聚者五世內外雍睦無間言雖長之率之而積中節之以禮將之以敬入其門典刑肅然氣象藹然猶有中原承平之舊俗此又其事親從兄處家睦宗之實

也余嘗題其讀書室曰實齋積中復求余為發其義則告曰夫實所以為誠也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者也擇善而固執之由實積功以造於誠也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由實而誠所以積功之目也學者苟志于道於是五者朝夕用其實力有不為為之必要於成不成不措也積中余之實友顧於中庸五者之目而盡心焉他時舉而致之於用如種之必生炊之必熟其效驗可勝既哉

習古齋說

里人王君子祥過余言曰某少也有志學問師扁其室曰習古自是以來周遊四方未嘗不服膺斯訓惟古是習習之而未得其要願公有以告之余曰君言是也夫萬古在前人之習之如以片帆孤艇涉乎滄溟汪洋混涵孰得而窺其際惟習於海者而後知之耳吾聞海之南北東西有大山巨鎮為一方之樹表習於海者生于斯長於斯習於斯相風而馳望樹表而趨故雖數千萬

里之遠惟意所欲之皆有以至其所止爲其知要故也
學者有志乎古能知樹表之所存則得其要矣由羲黄
而堯舜禹湯以迄於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萬古樹表之
所存耳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則大山巨鎮之津涘
習乎是可以知其要也余願君以十年之功先通乎孔
孟之格言又十年徧通餘經萬古在前可得而知其要
矣余聞君通於陰陽之學是學也以易爲古易之爲書
以羲文周孔四聖人爲古而繫辭文言則其綱領繩尺

之所在是所謂陰陽之古也後儒有著書擬聖如子雲之玄子平之包乃一家之書非古也又如焦氏京氏以推占為事乃筮家之學尤非古也予遠後儒之古而習聖人之古用功之專真積之久而一陰一陽之道可得而識矣子祥孝友端恪為學不倦方以户役有事於燕暫歸亟還余未暇與言易他日再來當與之言先書此謝其意

肅堂說

天地以肅而成四時聖人以肅而成萬化肅之所以成之也士君子之學本諸心修諸身達諸政由內而外自源徂流亦貴乎肅而已矣夫肅非任威以為肅也亦非事事而肅之以求其肅也中有所主而外自肅矣奚主乎敬也敬者本心之德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肅之源也敬主乎內則修諸身者無不肅修諸身者既肅則達諸事者無不皆肅肅非由外至者也坤之六二之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先儒為之說曰主敬所以直其内也守義所
以方其外也又曰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敬所以為
義也直所以為方也方所以為肅也所主在是則所守
必在是近而一心一身遠而一國以達於天下敬之所
主隨地而皆方方之所存隨事而皆肅肅者自心自身
之敬所以為肅夫豈由外至哉侯公字某篤學而好禮
好友而溫裕自早歲入侍旒扆擢佐春闈言論中理規
贊有程縉紳大夫士固已交稱無異辭逷者髙陽擇牧

公以朝廷之望世濟之英首膺是選期年報政民望具
孚作堂治所俾余為之名之余惟名者所以旌其實也
公之治狀肅矣請以肅名斯堂復為說著所以名之義
惟河間古禮義之國毛公董子遺化在人俗純易治地
大物衆五坊游手叅錯其間積習肆暴達官不敢伸其
擊强之手長吏不得布其字民之仁此頑梗不肅之病
民者也自公下車躬履阡陌延問疾苦布宣教條飢鷹
噬犬聞風遁藏而田野之患肅矣異端浮屠日新月盛

大興紺宇日役萬人六郡為之騷然綿亘數年役不得
息此異端不肅之病民者也自公下車因事裁約斧斤
罷剪於山林鉏耰獲安於耕耨而異教之擾肅矣大邦
學政一道具瞻黌宇不修佩衿解散芹宮鞠為茂草精
舍幾同牧場此庠序不肅而病乎風化者也自公下車修
明舊典漸立新規春秋二丁豆籩於粢登降有儀在列
咸聳兹又興舉頹廢延禮師儒頻復承平之舊而泮林
肅矣至於决訟立談之頃折獄淹繫之餘鬱者獲伸枉

者得直明則察姦而聲色不露簡則御繁而動作有則由府而郡由郡而邑前日之未肅者今皆肅矣以是名堂豈不稱其實乎余又嘗聞之師曰天地間一理而已一氣而已理行而氣從是以敬主乎中而氣肅乎外一身之氣既肅而天地之氣亦肅自然之應也洪範五事貌曰恭恭曰肅又曰肅時雨若則以在我之肅而肅天地間之不肅也自公以來雨暘時若歲事屢豐此理行氣從之效自主敬中來者也是氣也養之斯充充之斯

大充之大則用之也亦大孟子謂志氣之帥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此養氣之大端也敢以是為公獻

又

肅水卞上人少嘗從儒先生學問長而遊方為達摩學浮屠後來之秀也求余為名其所居室余雖未及識之聞其自儒入佛手儒書弗釋亦吾人也故樂於語之以道乃因其里之名而為其堂之扁復書此以贈之夫學問之道以敬為主敬主乎中則肅形乎外肅非自外至

者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敬之主乎中者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肅之著乎外者也有諸中必形諸外肅其外以養其中此吾儒入道要領而佛之為教亦不異此蓋吾之所謂敬在爾教中是名為戒巖居而野處草衣而木食其動也無斯須惰其苦也無幾微厭斁之所謂戒也周旋乎三千之威儀出入乎八萬之細行起居作止動與戒會則戒之所以為肅也然必持之以久要之以定使夫內敬外肅表裏常相為應夫然後敬之用乃行

肅之功乃見已肅而人亦肅也人肅而境亦肅也仰而天日星之運行風霆之鼓舞俯而地山川之流峙氣化之消息中而人有倫有理有法有式千彙萬狀莫不皆歸於肅是謂道內之肅自然而然者也若是者何主乎一有以攝乎萬也主乎一者主乎敬者也子持戒精進坐禪面壁思無所思為無所為曷若持敬以為內主而肅以成之乎乃書此為肅堂說

青鼎說

余曩在燕寓于東華與崔君善卿居同里潔修好禮而未
及識也歳庚寅善卿自燕來瀛一日過余言曰某家世
業岐黄之經以青鼎自表其廬自京師及四方之人目
吾家為青鼎崔氏衣冠縉紳為文賦詩以發其義備矣
然吾不獨藝醫少嘗從師授詩書禮論語孟子講明道
要猶冀有以自見于世顧公有以告之余嘉其意為之
言曰子業醫經號以青鼎足以昭子活人之功矣子有
志于道將由醫而進乎儒則鼎中之調劑誠未足以究

予遠大之業請以余自挈其鼎者而為予告可乎昔余始冠先君子命之名曰鉉而說之曰在易鼎之六五其辭曰鼎黃耳金鉉利貞夫鼎重器也中虛而上植可以勝重任而致遠必有鉉焉橫貫于鼎耳之上所以舉鼎也人之此身鼎象也所以勝重任而致遠惟剛惟中惟正猶鼎之有鉉鉉之用金為其堅強中正而可以挈也以是名汝守汝之中用金之強庶乎可以勝鼎之重矣余稟承先訓嘗作鼎加鉉于其上而置之座右朝夕觀

省由少壯曁老耄歷患難之境處搶攘之會老壯窮堅不改其操以有是鉉以自挈其身鉉非吾身外物也善卿勉之子有鼎而飾之以青足以見子活人之心吾有鼎而鉉必用金者持身之要也吾行世六紀年近八十不復有志當世將釋金之堅强而用玉之溫潤從乎鼎之上九以為節也願以吾之金鉉加于子青鼎之上庶有以盡子之用而伸子為儒之志矣

中庵說

醫學問之道也近于儒進則為儒矣百家末流藝術工賈各事其事者也其不能以齒乎醫是故儒為貴醫次之道雖有小大業雖有精粗然皆積功而後入非巧力智計蹴而得之是其所可貴耳蓋儒以心運醫亦以心運儒者之學本之心推而致之達之于治如種之必生炊之必熟者道學功用也而醫之學其學亦本之一心推而致之達之于療憊者可使之起痼者可使之瘳效驗在人亦有不可掩者良以其學本末具舉近類乎儒

積諸中而有自得之功故達諸用而有必得之效事雖殊而理有相似者耳是故醫可為儒醫之為學可以進于道使和扁倉華而有志于儒吾知其必能造于盛大光明之域與聖賢同其歸豈止著效膏肓收功瞑眩而已哉邊氏由唐末五季代有顯人居公卿之位蓋著族也鎮之早通醫經識趣高遠推惠鄉黨典領濟民老貧幼孤賴以全活孳孳善道藹然尚有典刑求余為扁其堂余惟學問之道求中為先中有定名而無定位隨寓

而存各止其所者中也是故有一堂之中一家之中一國之中地雖異而中常在是惟理明義精者乃能識之而醫之為道亦猶是耳素問云五方之氣不同民生其間嗜好亦異而疾之感于外者常自其所偏而入是故制為攻療之法有砭有艾有鍼有劑有導有按摩視其過不及者而損益之名曰異法方宜方宜云者隨時求中之義也余生長蜀道自蜀而荆由荆而吳周流四方所識善醫不過數人皆隨地制方不泥于古書有得于

中意每許之以善學茲來寓瀛介燕趙之間獲見守貞劉公所著宣明論證無常形而治之以有常之法是所謂中也計自是而中原齊魯莫不視此以為準子歸而求中在是矣乃書中庵二字以復之此學問之道也亦醫人理也

則堂集卷四

宋 家鉉翁 撰

書後

聖門一貫圖書後

夫子語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語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二章聖門傳心之要語參者道體之一貫一本而萬殊也語賜者聖學之一貫萬殊而一本也世人知尊

乃曰積月累之功自本而根一而已矣是所謂聖學之一貫他日夫子又語子貢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大哉言乎乃子貢晩歲所聞聖人心法之妙於是盡見不語他人獨語之子貢所以終上文一貫之旨必子貢之學已造於是而後夫子以是爲告也嗟夫時之行物之生天道固無所不覆然天非物物而生之加以雕鏤組織之功亦貫之於一而已貫之於一此天

道不言之妙而聖學之極功所以與造物相似者也肅寧張舜卿藏此圖筆法精妙追蹤龍眠愚妄意欲於曾子之後繪子貢遺像以見二章付授之深意已囑郡人韓京叔模臨一本尚未得之先書此卷後歸之張氏云

新繪一貫圖書後

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學者之學萬殊而一致此曾子子貢後先所聞兩一貫之大旨也蓋道體之大原其初一理也分而為二列而為四離而為八衍而至於萬何

莫非道體流行之妙原其初一而已矣會其歸亦一而已矣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曾子所聞於夫子者也然學者之造道必由粗而達之於精由博而返之於約由條目支節而貫之於道是故洒掃應對學也讀書窮理學也俎豆之容登降揖讓之節千緒萬端何往而非學然究其歸未有出於吾此一之外者此學者之學萬殊而一致子貢所聞於夫子者也前一貫猶滄海之納百川百川之來無窮滄海之納無量古往今來上天下地

曰唯而無所疑斯乃亞聖之能事衆人未易企及厥後
夫子又呼子貢而語之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先啓其疑待其問乃
復告之以一貫之旨夫聖人豈謂多學者爲不然耶盖
子貢在聖門爲高弟學博無所不通而未至於會歸之
地故夫子先約之於其所已多然後貫之於吾之此一
是雖隨二子地位之淺深而爲之言然於一貫之義語
子貢者詳於告曾子後之學者苟有志於道當深味聖

人立言之旨必由子貢之所已多而後可希及曾子之一唯其序不可躐積中聞余言乃命工合二章之意而為之圖以予貢從於曾子之後復持示余俾書數語於卷末善乎積中之有志於道也余聞其弱冠之年讀小學書每章為之詠歌既壯率鄉黨親朋各於其里共開講席每句必會每會必講語孟庸學詩書皆其朝夕之所用功者瀛學久弛數歲來文風漸將復舊積中二三子實有以倡之余觀其勤敏好修他年必當以道藝自

奮然願有以告曾子之一貫後進所宜慕也子貢之多學後進所宜勉也學博而後內充內充而後返之於約其序然耳是故顏子喟然嘆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學之事也約禮所以貫也學不博將無以為貫余所期在於學子其勉之

書蔣象山諫草後

嘗聞前史官秀巖李公言慶元六君子伏闕論救趙相三山楊公倡其議廣信蔣公為之屬稾願從者四人書

既上權姦盛怒將中以危法顧從者或咨嗟涕洟自悔恨始謀不審楊公正色叱之蔣公語之曰書成吾手禍若不測吾當告有司身任其咎諸君得少寬耳其人收淚謝之既而俱貶嗚呼如楊蔣二公所謂偉然豪傑之士眇萬夫而獨立者也論者乃謂六君子上書楊公為倡仕不克大顯蔣公屬稾竟無所成以歿造物之理為未可曉鉉翁謂不然君子之為善非徼後福而為之也使二公得為端嘉法從當國家多事時碌碌無所建明

保富貴以歿見鄙清議不若全慶元上書之令名垂之汗青以詔方來之為愈也然則世以為二公恨二公蓋含笑于九京矣蔣公之猶子泰寧丞奉檄攝事南浦剛毅勁特尚有諸父典刑暇日出示諫稾俾鉉翁書之將與余公古贈行詩歌並傳鉉翁素不習書而尊慕名節乃其夙心用不敢以固陋辭輒焚香繕寫并記昔所聞秀巖李公語以俟後之作史者採焉

題寧皇雪月圖後

物格而知至學問之大端也是以孟子平日教人託物引喻于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辨析不遺于毫末由是而窮理盡性以造于光明盛大之域格物為之先也是道也布衣窮居之士皓首探索未能窺見津涯而我寧皇法宮閒暇遊情經籍發為吟哦洞中義理非夫生知天縱加以學問之益豈能雍容紆徐盡物理之妙至於此哉嗟夫月光之與雪色自內外二境而言也境雖異內外有以融之則異者無不歸于同惟聖人心

與道一境與心會仰觀俯察有以喻乎二者之間是故知其為同衆人則不能然也臣嘗學此未能有得伏讀聖製鼓舞詠歌至於再三而不能已謹齋沐題其後他時從主人乞本刻之堅珉與海内學士共之

友竹亭詩卷後記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通史魚之直子桑伯子之簡閔子之特立獨行皆士君子之美德也而竹兼此五德是故舉世貴之比德於竹友之愛之種之玩之與之居處而

無所厭甚至以為賓友而親炙之焉夫子嘗曰毋友不如已者竹具五德士君子友之盖友勝已者也簽後衛親軍都指揮事劉君季良偉特正立之士好學有文而又馳志當世所居種竹千本築亭於其間命之曰友竹朝夕諦玩期與之為友曰吾友勝已者也竹儻無是德吾豈敢友之範泉嚴公嘗為書友竹二字一日持以示余余曰吾家南方竹之品甚多有竹甚大可以為柱為棟為樑人取之架厦屋可以避風雨豈非竹之奇者乎

竹以圓為性而有方者焉可以器用可以度尋丈老者飾之以為杖又一竒也又有斑者焉紫者焉青黄相間者焉是又竹之竒而有文采者也季良友竹友其常者乎友其竒者乎季良曰吾友竹之徳也常者可竒竒者可常余當求其竒者而種焉常與竒者兼用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余嘗學焉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余嘗讀焉貧居無事誦詩讀書考易訂禮皆吾之常也吾友其常以崇其徳以究吾學一旦臨事鳴劒氣生抵掌神運

不動聲色而事無不可舉者矣是吾常所以為奇也子欲究吾他日之設施但觀乎此竹吾友也余愛君之學又期以當世之故廼書此於諸賢之後

題摩利支天像下方

大明中天萬象畢露不可以形色求也菩薩空諸有相心體湛明與道為一是故行乎日之前我能見日不為日所照我能見日以有形有色而見也日不能照見於我虚空無體不可以形色求也真谷居士陳君某奉摩

利支天香火五六十年逢危履險常若菩薩在其上在其左右晚歲來歸彩繪慈容益加嚴事余過而問焉曰予以實相求菩薩乎以空相求菩薩乎以實相求晨熏瓣薌日禮八拜誦念神呪具如課程菩薩以威神力故常來擁護雖未見猶見也以空相求面壁内觀閉户作活即維摩境界認摩利支天久久混融心心契合一朝大悟方知上下四方與菩薩俱瞻之在前何隱乎爾居士請題下方乃為之書

題四臂觀音像下方

真谷居士陳君某佐幕古邢得龍眠李公麟所畫觀世音菩薩大梵天相石刻本及晁詠之所作跋語持以示余曰菩薩不離此座周徧十方自二臂四臂以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自二目四目以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隨方示現無遠不通子亦知其說乎余謝不知居士固問再三乃以其意為對盖百千萬億者原乎一者也原乎一者原乎心者也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所

以宰制萬微動與理會心實為之也是故一可以周乎萬萬不離乎此一斯乃心體流行之妙隨寓著見非由外至者也吾聞菩薩具大慈悲觀世人音聲而為之救護是在我教中其名曰仁廣大而公溥與造化相似充而致之四方萬里之遠百千萬人之衆吾心之所及即吾仁之所及吾仁之所及即吾目吾手之所可及一機動而千軸應一綱舉而萬目張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是知菩薩清淨寶目母陀羅手所以充滿法界無在不

在皆心體之發達仁念之流行夫豈神通變現示人以不可測哉

跋

跋心如水翁治家箴

余丱角時侍先妣拜舅氏於芝山每當鄉黨燕集衣冠畢會黄先生年最高冠右席談論亹亹多義理之言舅氏指示余曰此心如水翁也自是以來垂六十年孤露餘生流落天外緬懷往事未嘗不感慨以悲黄君字某

心如水翁之嫡孫也出示翁所為治家箴典型在目使人肅然企敬玩誦不能去手德人之言哉君翱翔仕轍以官業見稱而篤好岐農之學曰吾祖父以是命我其敢廢諸嗟乎喪亂以來士大夫家服膺祖訓恪守無墜者幾人寶遺墨如拱璧大弓既韞而藏之復求名人鉅公為之表而出之將以垂訓而貽後君冑次所存過流俗遠矣每惟素問經窮理之學也本草書格物之功也惟學問君子而後可以語之以此未易與衆人言也是

故明於陰陽五行之理而後可與談素經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後可與論本草儒與醫事雖異而所以為學則有相似者由内而外由本而末得之心而應之指是豈一日之所積乎君之學家庭之學也故余樂以是為告

跋明皇觀浴馬圖

魯頌駉之詩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而其卒章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言僖公以其無邪之

思保守先業於馬政之善而見公胄次之所存也徐君字杲藏是圖舊有題字在上曰明皇觀浴馬圖余展玩數四愛其筆意精贍不俗有坰野之風焉方開元盛時帝猶有志於天下法宮閒暇御水殿縱觀浴馬無邪之思可以想見於畫手丹青之外比及中歲以後侈心一開思不在事舉西北要處及閑廐重權悉以畀之祿兒而驌驦騨駱駵騅駰驒悉歸漁陽廐中而武備荒矣早年無邪之思至是無復存者大亂將作而不悟覽是圖

可為三歎息

跋韓幹馬圖

魯頌以駉詩為之首其詩四章述僖公坰野之牧政每章別馬之名狀而終之曰思無邪思馬斯臧言魯僖遵適祖伯禽之法思之又思不違乎政其見之馬政者如此推以及國事如詩序所言其儉其寛以至務農重穀所以興魯國之政者法皆自思無邪中來不獨馬也韓幹畫馬散落人間以千萬數頗能述有唐盛時牧監氣象

使人寓目慨想如駉詩在前無邪之思油然而生不專在馬也上幕劉君濟川嗜好雅淡得幹馬圖以示余筆意精甚誠非俗工所到余不能深識把玩再三有味乎駉頌之百題此以復之

跋輞川圖

士有見于道則知登山臨水之為樂于道苟無見焉則崇臺池飾觀榭窮奢角奇而後為可樂是其樂有内外不可以一律觀也王摩詰自謂能隱余觀此圖包絡山

谷綿亘廣遠與豪客貴翁窮奢角奇者亦何以異余年七十有三行世五紀周遊半天下所至值佳山美景藉草倚樹適吾之適興盡輙去居無一寸之園一丘之亭而余之内心無所慊也茲寓高陽四境平曠而余之山崔嵬與西山俱高也極目無川而余之水渾茫與大河俱長也人言此土踈瘠不可以樹藝而余之土熙然其春肅然其秋物生其間可花可實生意浩乎其莫遏也此其為樂内乎外乎必有能辨之者李積中持輞川圖

來示余語之曰子有瀛洲圖在奚輞川之足慕乎乃題其後而還之

跋浩然風雪圖

此灞橋風雪中詩人也四僮追隨後先苦寒欲號而此翁據鞍顧盼收拾詩料喜色津然貫眉睫間其胷次灑落殆可想矣雖然傍梅讀易雪水烹茶點校孟子名教中自有樂地無以衝寒早行也

跋太白賞月圖

東坡後赤壁之遊以二客之來從也二客不來東坡不遊而後赤壁有不暇賦至於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猶恨二客之不能從其雄量高致與宇宙同其大數百年後讀者猶知興起也今為此圖像太白舟中二僮傾尊治鱗於其側無一賓焉豈知太白者乎太白之心猶東坡之心也今有龍眠當令作後赤壁圖與此圖對暇日覽觀亦足自廣也

箴

主靜箴 有序

余昔嘗稟學於庸齋趙先生以主靜二字為告暮年在瀛追記遺言作箴以自警與同志共學焉

天地之初陰陽之始混乎難名惟靜而已是謂真靜萬化之根不與動對動由是生人之此心惟靜為體後天而存先天在是學問之道貴探其原主一無適其靜乃

專我嘗從師請問疑義諄諄之告主静為事主静何先
惟心其存惟定惟默惟幾惟深大本旣立萬善以生如
日之夕其晦也所以為晨如冬之藏其閟也所以為春
是為主静實動之根非若異教以斷為寂斷滅滅已寂
豈能息嗚呼小子念茲在茲復爾性於有生之始澄爾
源於未發之時中有所生其静其一發而皆中動静對
立静則貞固而植本動則淵泉而時出盖原先天以及
後天即心體之妙而悟本然之太極

肅堂箴有序

余自燕徙而南與河朔楊君伯通遇于瓦橋辭和色温言論本乎義理御下嚴整不煩館人余固敬之及來河間君以職事久留因得朝夕共語商畧古今談論疑義知君少從鄉先生學問以肅名堂求余為之箴箴曰

惟春為仁惟秋為義温厚之氣其肅也為秋發生之仁其肅也為義天時非肅則不成人事非肅則不治身法

非肅則不嚴家政非肅則不理此肅之為義見之於經所以為貴或者乃曰嚴氣振槁是謂肅殺厲氣為刑流弊刻切君子制行所貴中和以肅名堂無乃有頗予曰不然吾所謂肅非此之謂學問之功涵養之事內肅其心端居存誠人慾以屏善端以生外肅其形峩冠正襟動作有則語默有程由身而家由家而國典刑森羅法度具設有紊斯正有變斯革匪威而嚴匪怒而率其肅惟和豈刻之云蓋仁以為體義以為用義雖維肅每依

乎仁茲其為肅所以為成在易之允金行肅潔聖人取其麗澤之象蔽以一言曰說君子體之朋友講習惟肅惟說以成其德敢以餘義而為予告聖言昭垂自今允蹈

贊

僧乞達摩彌勒贊

即心即佛即佛即我來時大地轟霆歸去天涯芳草幸然來去分明何須漏下這箇（達摩隻履）似僧非僧似佛非佛

見在茂略釋迦未來推倒彌勒擔子未曾上肩何須闊處著脚彌勒布袋

真谷壽容賛

無極之真萬化之根先天而生後天而存其降曰命在人曰性惟性之真惟真惟静有隱君子内全其天出入老佛若禪若仙宅谷之真其樂也内以真合真心與境會山之蒼蒼水之洋洋中有真意是謂實理萬形皆弊此理常在永言保之歷劫不壞

雲齋壽容贊

太羹玄酒味外之味渾金璞珍自然之貴盤胷文字五千卷落筆雲煙三萬紙浩乎其無窮乎其學也有自來矣噫元杜去後無人黄閣于今有幾請君直下承當壽我斯文傳之永世

偈

題雪花達摩布衣偈

拈花公案且莫道西來正被拈花惱一花開後幾花開

微笑不禁成絶倒歸去來人未老掉下從前舊草鞋衲

被蒙頭面壁坐提起不直一落索放下大地無處著從

來被他礙手脚為君索火當街燒布袋依前是彌勒

疏

總府修路學疏

王畿首善實為九牧之儀刑侯泮鳩工肇復百年之規

製念我邦乃自古文物之郡而路學為一方儒教之宗

風化所關典章斯在自往歲創興集成之殿至比年繼

治敎講之堂兩廡尚欠七十子之衮章重門僅覆兩豐
碑之螭首春誦夏絃無肄習之所秋嘗冬烝乏粢盛之
藏洋乎尚存芹藻之池餘者半是荆榛之處幸頼師帥
鳴鑾佩而至止爰暨迺寮割鷺股以開先既百堵之並
興宜列城之來助用馳短疏徧諗同盟顧推匠氏度材
之心小試梓人類相之手惟力是視相我于成凡在國
中詩禮之家與夫闤内衣冠之族苟有志燈牕之業請
策名衿佩之叢作新庠序之精華蘇醒山川之氣脈搏

扶搖而上九萬里由此徑升預瀛洲之選十八人自今
快覩亶方盛事各請光題

安州修學疏

漢道隆儒行復承平之舊覯周畿首善益隆講學之新
功念非得上棟下宇之安無以為左誦右絃之所况一
聖二大賢之衮黻久已巍煌而四科七十子之儀章迨
今曠闕每當上丁蕆事之際莫舉從祀薦羞之彝雖道
德之容瞻之在前而品物之儀設之無所幸賢太守明

風化之本而郡同寮皆詩書之朋以黃頴川撫循之心行漢文翁勸奬之事蘇醒山川之清淑陶成井邑之温良能定能静能安将見佩衿之騈集升俊升造升秀竚覩科第之蟬聯凡在同盟各垂光賛

總府近請提學省齋入學講説已荷還歸里宅屬兹歉歲貴糴之秋本府雖屢有所濟而書稾罄然未知淑後稟命帥垣出疏徧叩府縣僚寀各請光題以副崇儒之美意

邦君肅幣以延儒厥為盛事屬邑聞風而加禮具存舊章惟兹一老之恵來實乃衆情之共徯雖窮益堅老益壯處陋巷以粗安然耕不穫菑不畬奈凶年之為困百指嗸嗸而待哺終朝汲汲以救飢念孔門不拒束脩病軀則難乎往教而顔公嘗書乞米鄉黨之助者已頻兹荷帥尹之垂憐特俾賔僚而致疏凡武城道愛之君子皆鄭國師善之賢人願垂分恵周急之心庸濟抱道懐仁之士自今廪人繼粟庖人繼肉合衆力以將之毋使

甑中生魚釜中生塵亦吾徒之恥矣及茲涸轍早願指
囷

創建守眞廟疏

扁倉而後幾歷年篤生此老燕趙之間維故里宜有專
祠是爲曠代之神醫當享列城之豐報言念枌榆之舊
社猶存闤闠之歸坊古柳高槐尚想生平之華屋青芝
赤箭居多手種之靈苗神遊雖返於清都陰德猶敷於
下土父老興思於遺範僉謀共集於新功禦災捍患捨

斯人而誰歸鳩工度材在吾徒而敢後顧分梵宇仙廬之金碧少損山祇社鬼之牲牷昭我師活人之功為壓氓徼福之地衆志既叶百堵遂興跂斯翼翬斯飛竚看宮墻之突兀廟而食尸而祝永祈邦域之阜康凡在同盟各垂喜捨守真先生以醫道活人有遺書垂世

崇佛寺化修造疏

一柱擎天偉矣金剛之力量一佛出世現茲寶刹之莊嚴拓開舊日之規模重立荒村之門户爰有老居士來

為倡首更率諸善人共作主盟發粟千鍾助香積國中之上味捐貲百篋成善財童子之施心更仗黃隨白淨之神通立見碧瓦朱簷之華煥乃持短疏徧叩高門各請光題共成好事福人捨福人受竚觀慶事之鼎來若時雨若時暘更釀明年之豐稔

天寧寺化緣疏

廣厦萬間元是古佛修行之處王畿千里誰非華封願壽之人爰興寶殿之巍峩上祝洪基之鞏固言念我邦

第一剎具載圖經多歷年所中更刧火之洞然是致寳坊之壞散兹值偃武修文之日厥惟興頹起廢之辰自項鳩工及今就緒美哉輪美哉奐用昭百尺之翬飛傳之繡傅之文尚欠羣工之藻繪矧浮屠二三級久埋沒于荒榛而教典數千函未經營于藏室欲峙擎天之柱用成轉法之輪非憑力量之崢嶸安得人天之響應恭以十連之閫帥繫兹一道之巖瞻五星煥明列城風動主意昭融于萬井治聲騰徹于九霄顧恢大用之規模

庶復承平之氣象卿惟月尹惟日虔請署一條之氷金作礪川作舟即平上三台之席凡在同志各請光題

鄉人請張教授疏

鄉庠黨塾古所以明人倫晨牕夜燈士所以修天爵爰即三冬之閒暇共探六藝之精微芹泮師弟共瞻講席而恵來闕黨吾徒毋替斷金之夙約期以漏沈人静之際共聆金聲玉振之音焚膏續駒隙之光執燭擁臯比之座陡覺室中之春滿不知門外之雪深歲之餘日之

餘莫把光陰閒處度學在是道在是會看事業與時新

凡我同盟請預斯集

路幕請張教授疏

仕而優則學用尋經籍之前盟冬者歲之餘爰正師儒之舊席雲齋教授心融義理學貫顯微生毛公董子之鄉本原甚正自遺山止軒而後文脈有歸典侯泮者十年暢文風於一道身暫休於里社人思覿於楷模以茲閒暇之光陰求即典刑之緒論肆設皋比之座蔚為鳥

幕之光凡我坐曹理務之人咸預摳衣趨隅之列本詩書而輔律令舍是奚先由郡國而登京師自今以始

總府請趙提學疏

子自衛反魯胡為久處於樂郊士志伊學顔孰不願歸於大冶爰設皐比之座用開蛾術之功省齋提學售用四書沈潛七易學不厭教不倦推已及人言有物行有常修身以道舊職儒宫之條理蔚為鄉黨之儀型念我庠我序日就荒蕪而子佩子衿久欠温習乃諏旦評之

望共推師道之崇肅爽以祗延修辭誠而寓敬言采芹
言采藻先生為我惠然來學為箕學為裘後進自今知
所式

路幕請趙提學疏

隆師所以善俗具有舊章學古所以入官肇新講席爰
率清曹之濟濟共依善教之循循省齋提學特立獨行
窮堅老壯學已造二中之地位心愈潛三省之工夫頃
從上國而來歸深慰鄉閭之徯望茲郡府聿嚴於政化

俾幕僚延致於師儒願以公餘拱聆私淑凡我庀局坐曹之衆豈無學道愛人之心各抖擻簿書之塵共薰陶禮義之教于以變化於氣質于以開廣乎見聞須知此日之講磨皆是他年之售用摳衣趨隅在弟子之列可不務乎垂紳縉笏為大夫之官自今始矣茲具招延之疏併陳勉勵之辭

請祥講主疏

三界惟心曾被天童師等閒漏泄一佛出世今得報恩

老直下承當爰致疏以招延願披襟而勇往祥公講主
道價追攀於前哲戒城孤立於一方行脚十年麻鞋穿
而壯心猶在傳經諸老路頭正而宗眼頻明掃開鹿野
之塵重舉龍門之話心外無識講惟識須認自心論前
有經讀正經却通餘論是謂窮源而探本不須斷句而
修辭一變可能二變可能三變可能昔人已曾說破上
乘斯在中乘斯在下乘斯在老子更與指迷爰以今冬
弘茲大論願挑杖頭六十卷教作會上百千燈

請明講主疏

主峯老說最上乘要與後人添話柄明上座具大力量肯向講家作主人自有天王證明管取法音宏暢明公講主叢林大辯泉石高人一口吸盡西江說甚髑髏殼中水半生遊歷東土曾見毗盧頂上光早年卧起二部經中歲沈潛四諦聖視諸相等幻露電悟我心同淨琉璃與其南遊北走儘隨行脚僧曷若西舍東隣推為家户主爰修短疏用致先馳金剛不壞身此是修行之效

驗錦衣歸故里更聆講説之新奇

祭文

祭嚣之文

我生不辰逢天癉怒奉命于征以國之故有志弗遂見羈于瀛茹苦銜哀嚙毡飲氷去家萬里倏踰一紀子死孫幼誰為我視居無把茅卧乏班荆病無以葯寒無以衾惟君垂仁矜我頹耄闢館招延築室丕冒既奠厥居又絲其衣既遺以安又相其歸恩意備周仁念渥洽衆

或問之君愈惻怛是謂古道罕見于今衙環結草刻銘
在心嗚呼哀哉惟君徳美具在月旦內外戚疎有口斯
讚事親以孝喪親以禮睦族以仁處鄉以義言撫諸弟
惟一惟均垂訓諸兒有規有循信誼著乎交友仁愛溥
乎比隣淡然名利之域卓然奔趨之門底柱特立頽波
孤撐晝窓閱理夜燈窮經發言必中于要會制行必本
于忱純識與不識莫不期公以壽考而遠大孰知一息
不來乃遂為千古之人以公平生知公身後雖歿猶存

千古不朽嗚呼哀哉君嘗許余以城西之田俾余藏骨于其間我未即死君胡棄我而先維今年春君嬰小疾嘗有治命俾余即斯丘園而營兆域言猶在耳君胡疾傾我衰日甚欲歸未能儻遂溘先于朝露所願從君于九京嗚呼哀哉

祭文蔚文

我居江表君居古瀛地雖有南北之異學初無彼此之分粵從定交歲寒五閱匪道不談匪經不說更可互否

有磋有琢以君為受道之器故期君以遠大之業維茲
仲春初講大學君發問而再三我欲言而復輟將俟遠
朋之來集乃更探端而具列一夕不來千古永訣欲言
浩如竟付哽咽君志堅强君操端潔議論據正典型具
設我要君以北方之名流君所希者中州之賢哲幣聘
將馳修途欲發春風整輿夜舟移壑盛年方剛窮居寡
慾匪疾匪衰胡奪之速蓋力行者或有時而勿壽恣睢
者或反常而能久是賦分之勿齊而人生之常有嗚呼

嗟夫死生之變學問之事吾與君言亦幾悉矣囿形宇
內莫貴者人人所以貴厥惟此心形氣有時而澌盡心
體湛然而常明能靜而安視死生有若夜旦惟精惟一
贊天化育流行願致子之所以知益恢子之所未宏
惟存之[illegible][illegible]往子之仁豁方寸于宇宙納八荒于户庭擺
脫世間之紛妄昭融本體之真純必使本然而固有者
浩乎其不可息則雖逝也而有不泯者存嗚呼